

北大数学校友通讯

2015年第1期|总第4期|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校友会主办



北大数学校友通讯

2015 年第 1 期

总第四期

主办：北大数学校友会

本期导读

◆学院动态.....	2
北京大学-微软统计与信息技术实验室第七届许宝禄讲座顺利举办.....	2
可计算建模研讨会在我院召开.....	4
◆名师风采.....	5
【2014 年优秀共产党员标兵风采】刘化荣：足履实地 默默耕耘.....	5
刘雨龙、侯逸凡 分获 2013 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提名奖和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	8
◆数学园地.....	11
田刚：数学在科研中处于独一无二的核心地位.....	11
◆情系院友.....	13
金光集团将连续捐资十年支持北京大学博雅人才计划.....	13
北京大学金光数学基金正式成立.....	15
张亚莉：美丽人生 精彩世界.....	15
我院院友王汉生教授入选美国统计协会会员.....	23
北大校友张益唐获美国麦克阿瑟奖.....	24
◆院友天地.....	25
悠悠燕园情.....	25

◆ 院友天地

悠悠燕园情

作者：汤涛
香港浸会大学

2014年夏天，我们这些1980年走进大学、1984年离开校园的同学毕业整30周年。大家商量八月将聚会燕园。大学同学聚会，前十年难聚，当时刚过而立之年，都在为事业奋斗、为小家庭筑屋，没有几个有闲；再十年还难聚，刚过不惑之年，事业还有奔头，外加小孩学业这半个“事业”，“忙”是这个岁数的人的通用词。毕业30年情况就不一样了，对大多数人来说，事业的极限值似乎已经知道，小孩大都上大学甚至工作了，开始有钱有闲了。于是，很多同学琢磨着出专辑、出纪念册，通过超牛的微信群大家讨论得不亦乐乎；每天早上起来同学群都是一片绿。



1989年毕业25周年时80级同学捐赠给北大的南极石，丁石孙校长特为这块来自南极大陆的石头题字“思源”。

张恭庆（左2）、刘森（左1）、张占海（左3）、张来武（右一）参加揭幕

办小报，我们大学二年级在昌平200号（当时的北大分校）植树的一周就练过了。只是当时出版技术落后，美女李京同学漏夜刻钢板，才能够让大家看到我们艰苦植树时的忙中取

乐。球赛、舞会、瞎侃，还有植树的“挥汗如雨”，都是小报的内容。好像我当时是个小官，宣传委员什么的，似乎是小报的写作主力。可惜我不是收藏家，查不到任何信息了。同学中有收藏癖好的罗智泉、乔林天等应该有各种存货。



1991 年于郁彬在威斯康辛家中：杨永红、陈春晖、汤涛、郁彬、罗智泉。

三十年毕业后再聚首；微信群里最活跃的几位有老杨、老乔、老庄、吴岚、李京、王大敏、孟肖敏、韩振超、唐朴祁诸位，他们把我拉进纪念册编辑部，每人要干活。恭敬不如从命，我就写篇文章纪念几位早早离去的好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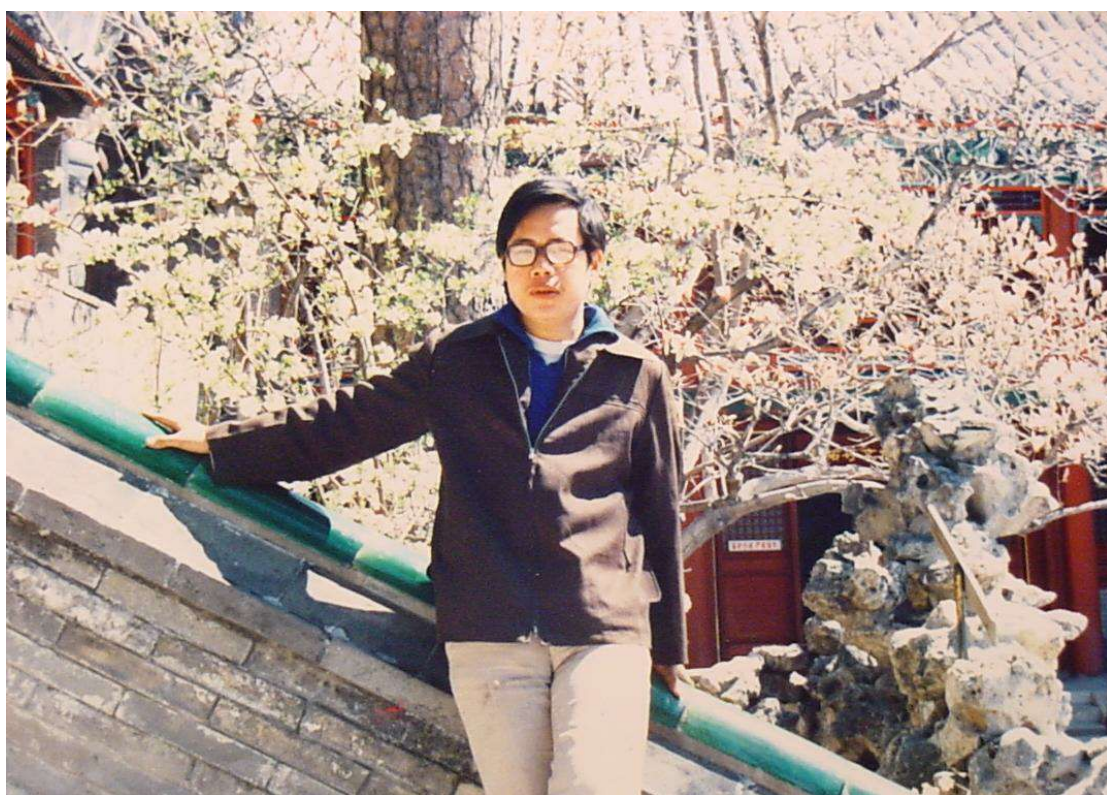
让北大数学 80 级记住的同学

1980 年进入北大的数学系同学大约有一百五十位，现在离开我们的已经有好几位了，分别是林喜文、李孝生、杨宇、金保侠、赵东滨、林道祥、蒋晓林、庞宁，以及十几年前失踪的汪更生。在同学们毕业 30 年相聚的日子里，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纪念。

林喜文、金宝侠、蒋晓林刚一入学就分在 80 级 2 班，同住在北大 42 楼 510 室，这个宿舍共有七人。我当时也分在 2 班，住在 504 房间。两年以后分专业，宝侠选择了计算数学，还和我同班；大学毕业后，他们三位都上了北大研究生，晓林去了计算机系，宝侠和我同读计算数学研究生，喜文读概率统计研究生。研究生期间，喜文和我同宿舍，宝侠在我们隔壁。

林喜文

喜文矮小，厚厚的嘴唇，不善言语、略显木讷，但为人极其友好、友善。他是福建省的数学竞赛优胜者，在大学、研究生期间绝对属于数学优秀的学生。喜文来自福建东山岛，家庭生活比较困难，感觉大学期间喜文非常节俭，吃饭非常简单、节省。和很多考入数学系的同学一样，喜文有色盲，记得有次他穿了两只不同的袜子，其中有一只是红色。他却全然不知。



林喜文同学

1984年大学毕业后，我们年级有30名左右的同学留在北大继续读研究生。我读计算数学研究生，师从胡祖炽教授；林喜文读概率统计研究生，师从钱敏平教授。我和喜文住一个宿舍，另两位是跟滕振寰教授读计算数学的付恩中，以及随陈家鼎教授读概率统计的赵泉水。其中泉水是从河南新乡考入北大的，年级和我们相仿但已经做过两年老师了。

1986年我去英国读博士；之后喜文读完硕士继续读博士，还是跟随钱敏平教授。大概两年后，听说他得了癌症去世了。听了这个消息后，非常难过和震惊！记忆中好象和在 MIT

读书的罗智泉联系听他谈了一些相关信息，他当时回国探亲知道了很多消息。

喜文是博士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因病去世，去世时虽然只有 25 岁，还是留下了学术文章。他的研究方向是概率里面的大偏差理论，他的一篇文章获得了 1987 年的北大五四科研论文一等奖，当年全校仅三个获奖人，1988 年获得首届北大青年优秀成果一等奖。喜文的文章“Large Deviation Principle for Equilibrium States of Axiom A Diffeomorphisms”（公理 A 微分同胚的平衡态大偏差原理）发表在 1989 年的《数学进展》上；文章的合作者是 1989 年获得北大博士的周庆善。周的导师似乎是钱敏，是喜文的导师钱敏平的哥哥。

顺便提提钱家这个数学家庭。我们在校时，钱敏、张锦炎夫妇，钱敏平、龚光鲁夫妇，都是数学系的主力教授。1927 年出生的哥哥钱敏 2013 年荣获中国数学会华罗庚数学奖，是个终生成就奖。我们在校时就知道钱敏很传奇，当时在应用数学班的同学挂在嘴边的就是钱敏教授，他们中的有些人背后管他叫“钱大哥”，包括罗智泉、徐平、王筱平，后两位跟着钱敏读了研究生。他们嘴里的钱教授很神；比如大学学物理，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最后一年转入数学系拿了个数学毕业证书；会多门外语，语言一学就会，大学期间好像还在外语系读过；可以跨专业搞研究，和研究动力系统的太太写了畅销书《微分动力系统导引》，和做概率的妹妹、妹夫经常合写论文、合带研究生。

几个月前出差晚饭后看了会凤凰卫视，报道美国工程院院士程正迪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提名的节目。无意中看到程正迪 1977 年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以后，来到了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担任数学教师；后来师从华纺著名的高分子材料专家钱宝钧教授。英国曼彻斯特留学归来的钱宝钧虽然是做化学和化工出身的，但是他对数学和物理非常看重。文革后一有机会他就要拉着儿子钱敏和女儿钱敏平一起做高分子的随机模型。当时程正迪也正好在华纺,由数学转入高分子、从数学教师转型到材料学的研究生，成了钱宝钧的知音和帮手；而随机模型理论结合高分子材料的研究课题把一个数学系的毕业生最终变成了材料学的重量级人物。这家的数学传奇并没有结束在两代，钱敏的儿子钱紘教授的履历是钱家学术风格的一个缩影：1982 年北京大学物理学士、1989 年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博士，现在是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应用数学教授。

再言归正传回到喜文。喜文在重病期间曾经给罗智泉写过信，应该是罗回国探亲见过他之后的事情。信中说：“我得病后，在北京的诸位同学都很关心，都给予我尽可能多的帮助。

路军来看了我多次，还发动他的同事帮了我不少忙。”“你们在美的诸同学为我捐赠的钱已经收到，本人真实感激不尽。”落款时间是1988年5月10日，写于北大校医院。

值得欣慰的是，北大很有人情味，喜文的弟弟喜武之后又考入了北大数学系，继续哥哥的概率统计学习。毕业后去了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取得统计博士学位。现在在美国工作。

金保侠

金保侠和我大学同班同专业，毕业后他也留校读研究生，住在我的隔壁宿舍。保侠似乎练过武，大学期间和山西来的李晨晓（大学一二年级我的上铺）、安徽来的钱卫，结成了三人帮。因为和金保侠相知，李晨晓也开始习武。入学只有16岁的李晨晓脾气也变得大起来。记得有次在学三食堂，因为和卖饭的年轻师傅言语不和（可能是菜量太小之类的），把碗里的饭菜直接泼到师傅的脸上。没有点武功垫底，一般人还是不敢有如此壮举的，毕竟强龙不惹地头蛇的。

谈保侠的专业之前，延伸点北大数学的历史。北大数学的前身是数学力学系，专业涵盖了数学、力学、计算、概率统计。五十年代早期，北京大学数学力学以莫斯科大学力学数学系为模式，设立了数学和力学两个专业。北大力学专业是中国设立的第一个力学专业，由时任北大教务长周培源兼任主任，北大的风洞实验室就是那个时期建立的，得到了刚回国的钱学森的指导和协助。在苏联著名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建议下，1955年底成立了概率论教研室，由许宝騄出任首任主任，对中国概率统计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学习苏联的另一个措施是于1955年数力系成立了计算数学教研室；1958年又建立了计算机实验室，1959年在计算机实验室的基础上，试制了名为“红旗”机的全国高校第一台计算机。

力学、计算机离开数学系后，数学系的计算数学专业还延续了力学、计算的组合。计算力学的奠基人是周毓麟、黄敦、胡祖炽，前两位是从莫斯科大学力学数学系毕业的。周毓麟1954至1957年到莫斯科大学读研究生，师从著名女数学家O.A.奥列尼克院士学偏微分方程；而黄敦是1951年到1956年在莫大学习，两人都获得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后回国。胡祖炽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曾任北京市计算数学学会理事长，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出版的《计算方法》是我国最早的一本计算方法教材，这使得他享誉计算数学界与计算机科学界。

1954年秋周毓麟和张芷芬等一起从北大来到了莫斯科大学开始留学生活，负责接待的是1951年就到苏联的黄敦，他看到周毓麟和张芷芬填报的志愿都是微分方程，于是说：“周

的数学基础好，就学偏微分方程，张就学常微分方程”，就这样，黄敦的一句话就决定了两人的终身职业。

周毓麟回国后仅在北大呆了三年，不过还是带了姜礼尚、滕振寰、应隆安、韩厚德等多个偏微分方程人才。1960年春，周毓麟奉调参加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工作，在长达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文革后才再开始研究偏微分方程理论及其数值解法。他199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

我们80级很多同学更了解黄敦。黄留学苏联是活跃分子，当过莫斯科大学留苏中国学生会对外联络部长、学生会主席，据说是后来的某位国家领导人留学时的领导。黄老师人很开朗，从上面给周毓麟和张芷芬定职业就可看出他的古道热肠。他也颇幽默，据说文革中从他家抄出苏联人写给他的信，说他“里通外国”，他竟然说“是外国人给我写信，至多是外通里国。”

大学二年级150个同学要分成五个专业：应用、计算、信息、纯数学、概率统计。每个专业派个老师，“忽悠”学生上其专业。记得第一个出场的概率统计的陈家鼎老师，陈老师慷慨激昂地谈了概率、统计的重要，柯尔莫哥洛夫理论的神奇、伟大，说得大家很感兴趣。第二个出场的是黄敦老师，他一开始的几句话我现在都记得：“刚才有位老师大谈柯尔莫哥洛夫；请问在座的，谁见过柯尔莫哥洛夫？”大家面面相觑，这时，听到一个高声：“我，黄敦，见过柯尔莫哥洛夫。”接着他又说：“1950年代钱学森访问苏联，演讲后掌声雷动，你们知道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大家议论钱学森讲得好呗，这时高音又来了：“讲得好是一方面，主要是我翻译得好啊！”全场鼓掌。

接着黄老师又口若悬河地谈起计算数学的重要性、挑战性、实际性。靠着他的超级煽动力，那年计算数学班报名和录取的最多，48人，接近全年级学生的三分之一。据说不在场的钱敏平事后数落陈家鼎：“为什么不问见过柯尔莫哥洛夫的人懂不懂柯尔莫哥洛夫的理论？”

周毓麟、黄敦、胡祖炘等建立的专业就是计算力学，用数值偏微分方程的方法计算国防关心的空气动力学问题。这也是保侠的研究方向。我们在研究生时，同听黄敦、胡祖炘教授的讨论班，同上滕振寰、应隆安教授的专业课，所以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保侠的硕士导师是留苏回来的李文洵老师，博士导师是黄敦老师；他1990年取得北大计算数学的博士学位，之后去了中科院计算数学所工作。



1984 级北大计算数学研究生和教研室主任。左至右：陈春晖、吴章慧、蔡小川、滕振寰老师、黎学锋、汤涛、付恩中、金保侠。

保侠会武术，学习很刻苦。除此以外，他还有两大特点：眼镜度数很深，还会喝酒，东北汉子会喝酒倒也不稀奇。他平时话不多，人很憨厚。1993 年他去德国进修一年，期间短期访问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那里有双曲型方程计算方法的大家 James Glimm 院士，还有位华人计算数学家李小林教授。估计第一次长期离开家，想念妻子和刚出世的小孩，保侠经常喝酒。在德国喝，在美国也喝。他在访问美国期间，住在李小林教授的家里。可能有隐形心脏病等原因，到美国不久的一天早上，他就再也没有起床。

记得那是 1994 年 8 月初，刚刚度完蜜月从旧金山开车回到温哥华，一进家门就接到了钱卫的电话。听到钱卫告诉的坏消息，我好久都没有缓过劲来。之后在悉尼开国际会议时，碰到了最后接待保侠的李小林教授，他给我描述了保侠去世前的很多情况。

保侠的最后一篇论文“Numerical study for the three-dimensional Rayleigh - Taylor instability through the TVD/AC scheme and parallel computation”（通过 TVD/AC 格式和并行计算数值研究三维瑞利-泰勒不稳定性）；1996 年发表于老牌计算物理期刊“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合作者就是 Glimm 和李小林。谷歌显示此文被引用了 62 次。

保侠最要好的朋友钱卫回忆说：“94 年保侠去德国做一年访问学者，本来是要到我家来

玩的,结果快来时计划变了,他去了美国访问他的合作教授.那天他给我送了个电邮,告诉我他在系里刚刚做了个学术报告.我也回信说等他回来再商量到我家来玩.两天后,柳彬打电话告诉我他去世的消息,就发生在给我送电邮的那天晚上.我大哭一场.这么多年来都有一个心结,希望他当时没有去美国。”

李孝生、汪更生、杨宇、赵东滨、林道祥、庞宁

李孝生,三四年级是同班同学,也是位好朋友。记得他微卷的头发,微黑的皮肤。和林喜文一样,他也是来自福建。和他最大的交集是打排球。记得当时的五四操场,排球场是泥地,但不减那些排球爱好者的热情。孝生个子不高,但球技很好,扣球动作很标准,二传也很到位。我这个技术差的,经常喜欢和他在一起打球。每周都会去打球,有时候打完球回宿舍晚了,错过食堂开饭时间,只能馒头就白糖或咸菜;真是苦中有乐。可惜毕业后分配到核工业部北京计算机应用所的他,大学毕业后不久傍晚在玉渊潭公园八一湖游泳时,不幸遇难。

汪更生是浙江人,因为肠胃消化系统有问题,身体不是太好。大学三四年级,我们同在计算数学班。他小时候动过手术,上大学后胃病很厉害,常捂着腹部。有好几次他的消化系统有问题,要住院治疗。当时班上好几个同学轮流去照顾他,记忆中是在北医三院,大家要骑比较远的车去医院。

王大敏同学回忆:“阿汪跟我一样,很瘦弱,单薄,感觉就是骨架上包层皮。他浙江,我福建,南方瘦肉种。我比较老实,不敢踢球,但阿汪敢,结果一撞就是一跟斗,好大的弹性。毕业后,阿汪分配去了电子工业部第六研究所,因此就再也没有与阿汪联系,直到1988年的年底,当时我的单位开了家计算机公司,需要买阿汪所在单位电子部六的一个汉字系统,公司派我去买,于是又与阿汪有了联系。去了几次六所,谈价格,买软件。阿汪还接待了我,在六所的食堂吃过饭,我走的时候,还送我到公交车站。阿汪不苟言笑、若有所思的样子,至今难忘。最后一次见到阿汪,是在1989年的春天,去了他的单身宿舍。当时他已确定被单位外派准备去日本工作,叫劳务输出。我很是羡慕,因为可以有更多的收入。没想到,这一别就是永别了。真的没想到。后来的事,老邵比我清楚。有时候,想起阿汪,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想念阿汪,不仅仅在梦里。”

邵国胜是我一二年级的室友,我们当时住的是42楼504。汪更生刚入学和我们同班,住在508。他对汪更生的离奇消失有比较全面的回忆:

介绍一下汪更生的情况，也算是一个纪念。毕业之后，汪更生分配到电子部六所，八五年八月，参加中央讲师团，到四川教育学院工作了一年。回到北京之后，派到日本工作了一段时间。从日本回国，就离开了电子部六所，在通县，一家日本人投资的工厂里面，担任一条生产线的负责人。大约在九三年年初或者 94 年年初失踪。

工厂里的工作，他做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不太满意，我当时帮助他另外找工作，所以，有过几次联系。当时他没有电话没有传呼机，只能通过他在电子部六所一个姓季的同事，来联系他。我可以给他找到程序员的工作，但是他不太想做。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找他，他的同事说，汪更生失踪了，他的弟弟从浙江到北京来找过他，也没有找到，到派出所报了案。电子部六所和那个日资工厂，都没提供帮助。那时候我的工作特别忙，就没有顾得上跟他的同事保持联系。

几年以后，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来两件事。一件是，有一次聊天，他跟我说在日本挣了一些钱，借给了他的老乡，另一件，有一次他给我打传呼，电话回过去，他说是在一个宾馆里，他的老乡到北京来了。我不知道前面和后面提到的老乡是不是相同的人，但是，从那之后我感觉他是被人害了。自己的心上也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自责自己的疏忽，如果当时就能意识到，也许可以提供一点有用的线索。真希望能出现奇迹，让他回到我们中间来。

失踪了整整 20 年，一个北大数学系的学生在首都北京失踪了。至今没有音讯；不知道有哪位高手能帮手跟进此事？

下面几位同学我在大学时不太熟悉，没有同过班。一个年级 150 多名同学，要都很熟也不容易。

只记得和杨宇在一起打过篮球。这里摘录一下桂长峰回忆：“大学前两年，杨宇和我是上下铺。我们几个同室好友，很多事情都一起做。一起讨论数学题，一起打篮球，一起下象棋，等等。杨宇对我更是像兄长一般，处处向着我。记得刚上大学时，我的老家方言口音很重，杨宇经常耐心教我普通话。如令江说的，杨宇多才多艺，篮球打得漂亮，我打篮球也得到他的带领和指点。有一阵，他还鼓动我跟他学小提琴，我还真试过一下，还买了一本当时对我来说是天价的音乐书。可惜我天赋和勤奋都不够，没坚持下去。杨宇和我最后一次联系是他到美国后，大概在 90 年春季，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各自的情况，相约尽快在年内相聚。怎知不久得到噩耗，痛失老友。后来时时想起杨宇，按现在的话说，他是我们那时真正的阳光男孩，这是他留给我的永远的印象。”杨宇是到美国后因车祸永远离开了我们。

和赵东滨见面多在课堂、食堂、图书馆，那时候大学生标准的三个地方。这里摘录一下大学三四年级和我同宿舍的乔林天的回忆，老乔一二年级和东滨同宿舍：“老赵是我们三班的生活委员，班里同学们的各种生活杂事都少不了由他来处理。老赵作息时间很规律，早晨肯定是第一个起来，然后一一催促大家起床、吃早饭、上课。像我和老付这样爱睡懒觉的，经常是要抵抗老大的命令，拖得他拿我们没办法。大冬天的早晨起床尤其困难：每天老赵是叫完我们一轮儿去学三吃饭；可等老赵从食堂吃完早饭都回来了，我们却还缩在被窝里大睡呢。在好言相劝要我们上课无果之后，老赵也只好无奈地带上其他几位听话的室友去教室。这还不算完，等老赵下课回来，我们还得死皮赖脸地找他要课堂笔记。”让人感到有点数学版的俞敏洪的感觉。老赵毕业回到东北哈尔滨后一边大学教书，一边也搞数学补习、奥数，很火，很早就有车有房了。可惜英年早逝，没有完成东北版新东方的宏图。两年前在香港遇见老同学林国顺，才得到了东滨毕业后的这些消息。

我们这个年级 150 个同学里，最早离开的应该是庞宁，他在大学期间精神上出现了问题，好像也闹过出走，一次跑到清华园火车站什么地方被找回。在病休期间游泳出的事。

希望所有读者都记住的神人蒋晓林

名网站“新语丝”上有位笔名“插一腿”的作者写了篇《奇人老蒋》，被收入了这个网站的电子文库。我 08 年见到此文，就把它挂在了我的个人网页上，冠以题目《谨借此文怀念我的同班同学蒋晓林》。这篇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

记得曾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你见过的最聪明的人是谁？”答：“不知道”。又问：“你见过比你聪明的吗？”我答：“没法比，不好说”。但假如有人问我见过人当中谁最有下棋天赋，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老蒋。

这个老蒋叫蒋晓林，我北大 80 级的同班同学，一个天才，他的身上有个悲惨的故事；多年来我想写的一个故事。

我写这篇文章时正在美国波士顿进修；唯一的一个周末拜访了我们《数学文化》的重要作者游志平（笔名万精油墨绿），一个写手、羽毛球发烧友、围棋爱好者。他主动和我聊起了蒋晓林，并告诉我这个“插一腿”叫董则隆，在新浪微博上就叫插一腿。我当时就私信给董则隆，很快就得到了他的回音；第二天就电话长聊了一次。董和我的同学、蒋晓林的围棋师傅付恩中也很熟。和董则隆聊过后，又和付恩中电话长谈了一次；对我写此文特别有帮助。

晓林是湖南衡阳人，是当地的高考状元吧。这哥们极聪明，英文、数学都厉害，属于天资极其聪慧的那种。我记得大一时一道线性代数题，证明向量线性无关，我搞了半页多纸，结果看他作的，两行字搞定。

网上有段晓林传奇：“老蒋绝顶聪明，过目不忘。大学期间逃避政治学习。晚上班长到他宿舍批评他，他说他在图书馆自学了。于是问他政治学习的小册子里有什么内容，他均能答上。同宿舍同学考他某页某行是什么，他居然都能记得。问他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说是什么什么，一字不差。问他最后一句话后面是什么，他：‘嘿嘿嘿，三个星号’。传为美谈”。

虽然有点演绎，但基本符合事实；并没有拔高晓林的超强记忆力。

象棋、围棋

大一时，我们宿舍喜欢下象棋，宿舍里面水平高点的有沈阳来的柳彬、南通来的朱永昌、洛阳来的张晏平，我也是象棋爱好者，同楼层的同班同学阿长（个子高的意思）王学锋也下，他是数学家王柔怀的公子。晓林刚开始是看，他不会下。过了一个月他看懂了，就参战了。他的象棋启蒙老师应该是张晏平，经常在棋谱上给蒋晓林找点难题来长进。现在北大数学院的柳彬副院长回忆了当时的宿舍趣事：蒋晓林开始和张晏平下棋时，输多赢少；偶尔赢了，还被块头大的张晏平逼着写字据，内容大致如下：“我蒋晓林是臭棋篓子，偶然赢了张晏平一盘棋实属侥幸。”

开始水平差，柳斌、朱永昌、张晏平他们不屑多和他下，晓林就试图缠着他们玩。阿长和我比较随和，经常陪他下。

问题是我们没有他上瘾，而两个月过后从不会到会的晓林上瘾了。我们中午下完棋后，下午两点前要去上习题课，他却不让我们走。这可不行，刚上大学，数分、高代题目很难，尤其是数学分析，前两个月大家都活在 $\epsilon - \delta$ 的噩梦中，不上课可不行。于是就有纠纷了。阿长一米九的个子，比晓林高一个多头，他一发威晓林就害怕了。于是就缠着我，还有张晏平。我不干，他就缠着我写“认罪书”，内容大概是“本人水平不支，下不过蒋晓林，是臭棋篓子”。我写过不只一次；好像阿长拒绝，好几次二人差点打起来。

大概没有什么真正的高手，蒋晓林的象棋就那么回事，没有什么好写的。

之后晓林还下过国际象棋。据同学回忆，鲍丰同学号称从小学国际象棋，其实他的水平没有被检验过，至少在大学同学范围内。晓林下了中国象棋后，也染指了国际象棋，启蒙师

傅应该就是鲍丰。鲍比较好为人师，但据说刚刚教完规则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拒绝和蒋下棋了，这个原因可以请读者猜一猜。

象棋没有什么挑战了，激情也就消退了！此时，有人告诉他，同年级另一个班有个叫付恩中的同学，人称老付，小时候是专业围棋学校出来的，应该是五六岁就进了北京什刹海体校的，这个体校是乒乓球、围棋世界冠军的摇篮。老付这个人也是一个怪才，平时话极少，但记忆、算功一流。中学时家长建议他争取上好大学了，从而放弃了职业围棋手的人生路。他的体校同学，当时和他一个水平的棋友，最后有的成了九段职业高手。

当时在北大的围棋圈，甚至在北京高校的围棋圈，老付已经是大名鼎鼎的高手。已经进入“棋境”的晓林琢磨着要挑战老付了。对当时的同学们来说，这听起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谈。一个大学三年级开始下围棋的臭棋篓子，居然要挑战北大围棋第一高手，这不是做梦吗？

生性倔强、天资聪颖的晓林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围棋梦，让很多同学、朋友目瞪口呆。

晓林学棋，主要是观棋、看书、找人练。一开始就找老付下棋完全不可能，只有在旁边看高手们对弈。只要老付和别人下，晓林必然观看；回去后，刻苦读棋书，琢磨高手们每步棋的道理。那时候没有手机、不能随时照相，一切全靠脑子记，记下棋的全过程。从和低手练兵，到渐渐有点名气，显示些围棋的悟性，最后偶尔可以让老付恩赐练一盘。老付告诉我，主要是晓林和别人下完棋后，找他复盘，就是把之前下的棋再演练一遍，找出其中的问题，老付加以指导。从这个方面看，老付是晓林的启蒙师傅。晓林于此长进不少。

当时北大有两大高手，除了数学系的付恩中，还有地球物理系的于连洲。前面提到的”插一腿“董则隆当时也在北京；他是1982年毕业于天津纺织学院，之后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系统数学研究所的研究生。据他说入学不久兴趣就从数学转到围棋。他是从研究生开始学棋的，之后也是长进很大，颇有名气，也是一个怪才。

经过两年多的刻苦磨练，晓林已经在北大围棋圈出名了；先是偶尔赢老付，之后两人不相上下。老付当时忙于学业，疏于练棋，慢慢被晓林追上了。记得大学后期，马晓春、刘晓光等国手偶尔到北大和大学生下棋，基本上是一人对多人且让子，结果好像只有蒋晓林可以赢。我问过老付为什么只有晓林赢？记得回答是晓林故意下得很慢经常长时间思考，搞得刘晓光没脾气，他要兼顾多人，所以只能多次输给晓林了。

付恩中和晓林是北大的瑜亮之争；晚辈晓林后来居上。晓林拿过北京高校冠军、全国大学生第8。全国大学生赛晓林在关键之战胜了他的启蒙师傅付恩中。不过老付对那盘棋颇为

不满，说老蒋早该认输，死缠硬磨楞是反败为胜。看来“死缠烂打”是晓林的一个制胜法宝。但晓林自始至终没有拿过北大围棋冠军，因为老付死守着这个要地。

晓林下棋的风格可以从董则隆的《奇人老蒋》中看出：

在我下棋的头两年主要的棋友都是科大的。从 86 年之后则主要是北大的，来往最多是当时北大三杰老蒋、小付、于连舟，三杰都是不到一米七的小矮个儿，和我互相年纪差别都不到一岁。

三人当中我最先认识的是老蒋。记得那是在 84 年冬天或 85 年春天。有一天晚上我和棋友去中关村看比赛，看热闹。那个比赛人只有二十来人参加，都是些一两段的水平。当时并没有什么人看棋，除了组织者兼裁判的金同实(当时北京三个业余六段之一)之外还有一个单薄的一看就是个学生的小伙子在那转悠。我见别人跟这小伙挺客气，估计是有些道行的，就问老金这位是谁，老金说“你不认识他？北大的小蒋，高棋，你不学一盘？”还没等我说下不下老蒋就过来搭腔了“来吧，怎么下呀？”

我那时在棋上是很要劲的，也没谦虚就说“我也不知道，要不猜先得了。”结果我猜到了白棋。老蒋显然没把我放眼里，大概对拿黑棋也有些不大痛快，所以下得很轻松，还不时去看看别人比赛的棋。下到后半盘老蒋不时嘟囔“这棋白棋肯定不行了，没的可下了”。我数了数好像不坏也不理他接着下。终于收完了最后一个单官，我说“数吧”。老蒋一边数一边说“这棋不用数一看就是白不够”。可是数完了是白棋 179 子，胜一又四分之一。老蒋红着脸说“这怎么可能呢，肯定数错了”。又数了一遍还是白胜。这下老蒋客气地说我的棋很怪，要我的电话住址说周末来找我下棋。

我知道是要来雪耻，于是约上师傅友谊来助威。周末陪老蒋一起来的还有一长得虎背熊腰、大高个、小眼睛、一脸蛮气的人，这是后来的棋友二朝。小蒋单挑我练，说好三局两胜，二朝也跟友谊比划。这回小蒋认认真真拿出了十分本事，我连输两盘并且一点儿胜机也没有。下完我对老蒋说“不行，我这棋还是有差距，那天运气好拣了你一盘”。这下老蒋总算腼腆地笑了。

在我认识他不久他曾对我谈起北大的围棋说：“现在北大就俩人对我不服，一个姓付，可能真比我好，还一姓于的，他就是不服。我得尽快把他俩灭了”。后来老蒋的成绩跟小付差不多辉煌，但到底也还是没能让那二位服气。

为了“灭”付恩忠，1984年上研究生后，晓林经常到我们宿舍来“切磋”。因为老付在我的上铺，严重影响我的学习和休息。有时还有人大、钢院的人“慕名而来”。这帮家伙动辄下几个小时，虽然围棋手不大声说话，长考居多，但一个宿舍经常灯火通明，确实影响休息。我记得同宿舍的林喜文经常蒙着被子睡觉。可能那两年特殊的环境练就了我的超级睡眠能力：现在出差坐车、坐飞机，不管外面多吵，如果想睡的话我可以很快入眠，并且可以从头睡到尾。

老付下棋多多少少也影响了自己的学习。研究生时他的导师是滕振寰教授，我的导师胡祖焯教授1986年初去世后我也跟随滕老师。由于下棋，老付研究进展变缓，所以他就害怕见导师。那时教授没有办公室，见面到老师家。老付有两次见老师前，腿直打哆嗦，求我陪他壮胆。最后都是我陪去的。以至于滕夫人到现在还在笑话老付胆子小；见导师象老鼠见到猫。

这里提提我的第一位导师胡祖焯教授。胡先生干事情很认真，比如上课不能迟到，写字必须工整。他1985年带我去河南洛阳开一个学术会议，那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学术会议。我要做个报告，之前准备讲稿。那时没有这个软件那个软件，一切手写。写了10几页给了胡先生。那时老师没有自己办公室，就拿着写的东西去他家了。胡先生说：“字太潦草。”我那时候年轻气盛，当时就回答：“这是我写得最好的了。”这下惨了，被批了五分钟。另一次，不知为了什么原因，我和同宿舍的付恩忠上讨论班要迟到，因为是胡先生的课，我们俩都很紧张。上课地点是西门那边的俄文楼，而我们宿舍在南门；俩人一顿飞车，气喘吁吁到了上课地点还是迟到。我比付恩中块头大点，骑得快点、跑得快点，结果付恩中垫底，比我晚了两分钟进教室。结果老付惨不忍睹，站在教室门口当众被批了五分钟。记得还把下围棋耽误学习也给拎出来了。记得胡先生名言：“现在有本杂志叫《八小时以外》。八小时以外干什么？还是要学习！”

我一辈子记得1986年1月13日的震惊。这天是星期一，记得我和老付等去教室上课，却半天等不到胡先生。之后被告知胡先生昨天早上刮胡子时倒地去世了。而星期五我们还上了他的课！胡先生在八宝山的追悼会我们都去了。记得老付排在队伍的最后一个，本来话少的老付整个过程就没有说过一句话。

再回到下棋。下棋人的趣事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奇人老蒋》

里的描述很能反映晓林的风格：

1986年一次在甘家口棋院看一个比赛，老蒋拉我回家，我说再看看，老蒋说：“有什么可看的，一大堆臭棋。我看这屋就一个人会下棋。”我忙问是谁，没想到老蒋说的人不是四段、五段高手，却是一个瘦弱的二段棋手。我有些吃惊又有些不大相信，但是却记住了这孩子名叫孙谊国。两年后孙果然大放异彩，成了北京市最高水平业余棋手之一，后来又成了全国第一个业余七段并获得世界业余围棋冠军。

有一次在一个科理杯团体赛上，老蒋为我队坐阵第一台出尽了风头。他的对手都是四段以上的强手，老蒋下了十几盘只输了一盘。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几乎每一盘棋他都是逆转，甚至有两盘棋是死定的棋又让他咸鱼翻了身。全场比赛老蒋是绝对焦点。只见他光头瓦亮，盘腿、闭眼、含胸、挺背，犹如老僧入定。唯一不同的是，他的鼻孔里不断飞出浑厚的瑜伽小调儿。听见对手啪的一声棋子落下后，老蒋微开双目，落子后又闭目视五方去也。即使形势落后，大龙被杀，老蒋也是不动声色悠哉悠哉。大概就是被他这种气度弄迷糊了，不论怎么领先，对手都眼睁睁看着被老蒋奇迹般地扳回。下完棋老蒋也不多话，独自一人到墙根儿面壁去也。

围棋、工作

一般人沉迷于下棋，学业肯定一塌糊涂。高我们两届的一位师兄，是1978年全国数学竞赛的优胜者，从天津来到北大。因为下棋太着迷，多门功课不及格，踩了北大红线，被中途退学。晓林却围棋、数学同时兼顾，但是由于沉迷于下棋，数学成绩已经远低于班上的平均水平了。他基本不上课，只是考试前两周，临时抱佛脚，看别人上课笔记、恶背一些概念，凭着超强的记忆力和数学感觉，勉强通过一门又一门考试。我还记得他把自己“关”在蚊帐里，象打坐一样全神贯注地突击复习。尽管每门课一学期只花一两个星期，他居然几乎每次过关，虽然成绩基本在六七十分左右晃。

这个成绩，考数学系研究生几乎没有胜算。毕业前，他又突击复习了计算机系的一些要求，居然考上了北大计算机系硕士研究生班。当时硕士研究生三年学制，研究生班两年学制，毕业只有毕业证书，没有硕士学位。但在当时几乎没有研究生的时代，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晓林的导师是北京计算机学院的校长、北大数学校友洪加威。洪教授曾是段学复的研究生，研究群论，文革后主攻计算机，应该是研究机器证明。大学期间他曾给我们做了一个讲

座，系主任段学复主持的；记得当时被段教授瓶底版厚实的镜片震撼。当时洪加威是北大的兼职教授，所以研究生基本在北大计算机系带。

顺便说说上面提到的计算机学院。这个学院在紫竹院南门附近，1978年时计算机还是很新的概念，为培养大量急需计算机专业人才，北京计算机学院诞生了。1980年代初，从北美访问研究回来的洪加威成为计算机学院院长。由于是新建校，很需要老师以及助教。1985年初的一个偶然机会我认识了学院的系主任章绵教授；他约我给他们代计算方法习题课，一周两次；工资和我研究生一个月54元钱相仿。我之后还把同宿舍的付恩中、赵泉水，还有比我高一级的计算数学研究生袁巍（他从西安交大考入北大、当时和我合写论文）介绍到计算机学院代课。袁巍因此还找到了女朋友。有两件事还记忆犹新：走穴“致富”的我们几个经常到南校门里面的小馆子搓一顿；还有我发现后来很出名的章含之也在计算机学院走穴，教英文，我和袁巍还向她讨教过如何提高英文。

言归正传。听说弟子是个围棋高手，洪教授开始还挺高兴，因为他自己也对围棋有些兴趣；介绍他的文章里说他的兴趣极广，下棋、拉琴、作曲、演戏、集邮、航模，简直无一不爱。不过一年后他还是忍受不了晓林不务正业的做法，把晓林踢开不要了。也难怪，他整日下棋对念书完全没兴趣，还利用研究经费复印了很多棋书，什么秀策全集、秀甫全集、秀和全集都印了。后来也不知是跟谁念，晓林反正是硕士毕业了。

他毕业后的情形，很多同学说不清楚。据董则隆回忆，晓林毕业后先到一个棋友所在的软件公司工作；这个棋友家庭有点背景，也是超级围棋发烧友。晓林1987年研究生毕业后就到了这个软件公司。没几个月后又调到国家体委帮围棋队编比赛程序，顺便跟专业棋手也长了长棋。大约混了半年，又跑到新华社去了。在新华社干了一阵子，有一天晓林突然告诉董则隆要辞职了，董问为什么，晓林说不愿看见办公室坐对面的女的。再问为什么，他说那个女的眼神不对好像要勾他。董则隆当笑话听，他却真的很快就辞了。

下棋也得吃饭，晓林到了中科院软件所，这下倒是和董则隆下棋方便了。董则隆1985年毕业后留在了系统所；他说一年为项目工作小半年，剩下大部分时间下棋。那时候没有办公室，不上班也没有人知道。他1987年居然获得了所里的先进工作者荣誉，让他自己都不好意思。

晓林到国家体委帮围棋队编比赛程序之余，主要想和高手下棋、提高武艺。可是，他没有料到，国手们到北大和大学生下棋，是为了换个环境透透气、乐一乐，随便下几盘玩玩。当时这些没有上过大学的国手，到大学里溜达溜达也算是一种时髦。他真到了国家队工作，就是他们的工作人员了，国手们再也没有闲情和你玩了！

不过晓林还是为中国棋院干了点正事，就是编过一个排比赛的软件。参赛所有人在一起比，第二轮开始积分高的和积分高的比，积分低的和积分低的比，比了奇数轮就结束了。1980年代中《棋牌周报》上有报道，不过这个周报好像早就停刊了。

瑜伽、人生

晓林是个很内向的人，大学期间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我记得他的一个爱好是边看数学书或棋书边咬纸。工作以后也应该没有什么朋友，董则隆认为自己是晓林最好的朋友：“虽然他和我也算不上至交，但我可以肯定他没有更好的朋友，甚至可以说他没什么朋友，他也不喜欢交朋友。君子不党吧”。

晓林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知道自己错了的时候经常红着脸吡着丫嘿嘿傻笑。但有时候为了一些小事就会急眼。比如大学二年级时，我们宿舍张晏平说看见一个小汽车从大汽车底下钻过去，安然无恙。我们都表示不信；张很坚决说有此事。其他人就笑哈哈算了；晓林为此事非常较真，和张几乎打起来了。他俩还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争得不亦乐乎，面红耳赤。

爱打赌是晓林的一个特征。有次上街，看到人家摆摊卖杯子，号称摔不烂。于是他买了一个回来，向上海来的同学俞良炫耀。俞良不信，于是两人打赌。俞良其实心虚，把赌资设定极低，一毛或五分吧，是准备输的，因为看到晓林太自信了。结果，杯子在极低的高度自由落体就碎了。可怜这省吃俭用的晓林，肯定很伤心！

记得他大学期间几乎不谈家里的事，只记得他说过他父母是中学或者小学老师。他上学前两年似乎寒暑假都不回家。不回家可能也是为了省钱，他生活非常节省。大学三、四年级似乎回家了一次，看到家里有电视等电器了，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穷，家人似乎生活“优越”，受刺激了。之后就再也不和家里来往了，直至后面精神出问题生活不能自理才被弟弟接回老家。

董则隆回忆：“老蒋基本上不回老家，他曾和我谈起过他父母对他不是很好，他甚至曾怀疑起自己的身世。”也就是怀疑自己是不是父母亲生。

大概是 1987 年左右晓林练起了瑜伽，并且虔诚到了入魔的程度。他练得超级着魔，冬天里也剃个光头，围个红纱巾在街上摇摇晃晃、旁若无人地哼着瑜伽语音练习歌曲“尼太勾儿，哈里布”。春天里有时会看见他跨一小筐在北大清华或哪的草坪上挖野菜。

我听到一个传说，说晓林研究生毕业后还去过五台山，剃了大光头。要知道当时一个北大研究生比现在的博士稀缺多了。这种人出家，非常罕见，他也深得方丈的喜爱。可是，方丈云游出去后，其他和尚联手排挤他，硬把他挤回到北京！不过这个仅限于传说，没有得到证实。

练了瑜伽后，晓林变得与世无争了。他因此 1980 年代末曾经把围棋戒了，专练瑜伽。之后虽然围棋再捡起来过，但再也没有什么围棋激情了；不争可能是主因把。

1990 年代初我们一些同学在北大聚会，托同在中科院工作的同学请晓林参加，被拒绝了，还捎回了他的金句：“你们这些人基本分两类，一类是植物，一类是动物。植物整天在办公室、实验室忙来忙去，动物整天在领导旁边摇头摆尾。”现在想想还颇有哲理。

晓林有时候也会去北大；剃着光头，带着佛珠，目不斜视。碰见老同学，也毫无表情，没有任何打招呼的意思。

《奇人老蒋》的描述活灵活现地描绘了这时晓林的“超脱”：

老蒋还有一段趣事让人憋不住乐。有一次老蒋从北大工地上找了两块木板，要做棋盘，被学校保安逮到送到了燕园派出所。警察说你这算盗窃，先交代单位住址再交代问题。老蒋不慌不忙，盘腿往椅子上一坐，先是闭目养神调气，两分钟后睁开眼睛，开始给警察讲道，整个一有道高僧的样子。警察一看八成是个神经病，又觉着他那认真的样子既好笑又可爱，就让他找个朋友来领他走，于是朋友二朝就去了。二朝家就住北大里面，跟警察也有点儿熟。后来二朝回来给大家讲这故事自己都笑岔了气儿，只有老蒋一人不笑。

1980 年代末，晓林的棋友于连舟、付恩中、董则隆都出国了，去美国了。

付恩中先去了南卡，后面去了密执根州立。在此他和后面大名鼎鼎的方舟子成了室友。据老付回忆，方舟子逻辑性很强，有文采，这位科大校友认为自己每个方面都比老付这个北大校友强。只是也喜欢下围棋的方每次都需要老付让四子。毕竟围棋不玩虚的。和老付谈话后，也解除了我多年的疑问：为什么《奇人老蒋》会收藏在新语丝文集里？原来老方也是围棋发烧友。

董则隆则来到了坐落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读研究生。他说刚到美国还是潜心学了一把；可是好景不长，围棋软件 IGS 出现后，他又固态复发了。IGS 是

英文 Internet Go Server 的缩写，即 IGS 围棋服务器，全世界最著名的围棋即时对弈网站，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棋手在上面下棋，当然也包括于连洲、付恩中、董则隆这些高手了，我前面提到的游志平也是 IGS 的用户。

对 IGS 历史有点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游志平在博客上写的《杂记：忘忧会散仙引来的回忆》。这篇文章一开头就写到“我到北大找朋友下棋的时候，蒋晓林还

正在学棋，许多人都可以让他好几子”。可见游志平也是业余围棋前辈；不过棋艺比付、蒋、董要差些。游志平是川大 1977 级数学系学生，毕业后是第一届考到中科院数学所，是我认识的人中兴趣最广泛的一个，这从他的新浪微博“万精油墨绿”里可以看出。

主要棋友和对手的离开，使晓林的生活变得更加苍白。

晓林基本生活在他一个人的天地中，一个原始而美好的世界。围棋使他忘记人世间的一些烦恼，瑜伽使他如痴如狂。但没钱吃饭就得给人工作就免不了烦恼。

1990 年代初，他曾经去过北京郊区的一个中学教过书，或者试图在那里教书；但不久又回到了中科院。回到科学院后工作基本是看大门了，当时每天工资就 10 块钱吧，吃饱饭就不错了。为此他吃素，连鸡蛋都不吃。经常煮粥吃，连铁锅都不用，宿舍里床底下放一溜儿沙锅。有时改善伙食就是自己炸黄酱豆瓣酱什么的。

晓林在大学期间吃饭就有些怪，非常节省。经常拿个小电炉烧那些毫无营养的面条吃，有时就是馒头夹咸菜。不过那时我见过他有时一天吃个鸡蛋。不过他也有花大钱的时候：他竟然去献血筹钱买一副云子围棋，当时值 60 多元。此事到现在想起来心里都不是滋味。

1999 年董则隆回国。到了北京后第二天就到中关村跟棋友张大使见面，没想到大使第一句话就是“老蒋疯了”。他有些吃惊又似乎早有预感。沉默了一会儿就说：“走吧，带我去看看他”。大使说“晚了，他弟弟从湖南来接他昨天已经坐火车走了。我去看了他”。

晓林回了老家后就没有音讯了。之后传出他自杀的消息。他永远地离开了围棋，离开了瑜伽，离开了这个世界。

结语

天才蒋晓林的离开，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

晓林上大学后以及走向社会后，可以看出他有很明显的心理问题。如果社会上或大学里能有些职业的心理治疗师，会不会能帮助他解开种种情结，走向积极的人生呢？

付恩中对下棋的人有个总结。他认为有些人需要挑战自己，学数学短期内看不到目标，看不到前途。而下棋是立竿见影的事，棋友就是坐标系，你在坐标系上的位置比比就可以，有进步能清晰地看出来；下不过他人就是挑战，就是对自己的促进。

可是围棋不能当饭吃！下棋再灵的，除了是职业棋手，应该向付恩中学习，先把饭碗、把本职工作搞定。记得老付考试前一边复习一边看棋，功课总是不错的。职业、下棋还是很平衡的。

至于现在全身心玩游戏耽误学习的，那就更不值得了！

后记：

一直想写一篇纪念逝去的同学，特别是纪念蒋晓林的文章，但确实没找到整块时间。2014年六月初到哈佛进修两周，住的酒店的号码是504，就是我上大学前两年的宿舍号码。每天早八点半到下午六点半，强密度上课、讨论，除了课间休息就是中饭一个多小时，恍若回到了30多年前的大学时光。使我有动力一定要把这篇文章写完。

可恶的美国航空公司(American Airline)过去的十二个月让我经历了第三次无缘无故取消飞机，今天在波士顿机场多等三个小时飞机，终于让我完成了这篇文章。记得去年这个时间去乔治亚的亚特兰大访问，回香港前一天接到老同学乔林天的电话，约我坐首班飞机飞芝加哥吃早饭。结果我改了机票，大清早和老乔会合，还去了老乔家；这个自己设计的新房子似乎我是第一个老同学到访。我们两人在小区散步聊天了一个多小时，感觉真好。在机场道别时，老乔和我拥抱道别，同学之谊至今难忘。上了飞机一看，我们同行的其他八九个人全没有上飞机，原来当天十点半从亚特兰大飞芝加哥的飞机被取消了。这些同事只能转道丹佛、洛杉矶、香港，比我晚十二个小时才到。

看来找时间和老同学相聚有很多的意外收获！

课余时间完成的这篇文章献给和我共度1980-1984年美好时光的同学；也感谢把我们带入人生的北大数学系的老师们。

转载自善科网，原文详见：

http://www.mysanco.cn/wenda/index.php?class=discuss&action=question_item&questionid=6415

《北大数学校友通讯》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北京大学数学校友会

主 编：田刚、张平文

副主编：周铁

责任编辑：梁岚

美术设计：罗晨旭、何俊嵩

投稿邮箱：mathalumni@math.pku.edu.cn

北大数学校友会

地址：北京海淀区北京大学理科 1 号楼 1289 室

邮政编码:100871

联系电话:010-62769157

电子邮件:mathalumni@math.pku.edu.cn

校友网:<http://www.mathalumni.pku.edu.cn/>

新浪微博：北大数学学院校友会